北夢瑣言/卷十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北夢瑣言

◀上一卷

卷十七

下一卷▶

梁祖，宋州碭山縣午溝裏人，本名溫，賜名全忠，建國後改名晃。家世為儒，祖信、父誠皆以教授為業。誠蚤卒，有三子，俱幼，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。昆弟之中唯溫狡猾無行，崇母撫養之。崇弟兄嘗加譴杖，一日偷崇家釜而竄，為崇追回，崇母遮護以免樸責。善逐走鹿，往往及而獲之。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。它日與仲兄存入黃巢中作賊，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。溫既辭去，不知存亡。及溫領鎮於汴，盛飾輿馬，使人迎母於崇家，王氏皇恐辭避，深藏不之信，謂人曰：「朱三落拓無行，何處作賊送死，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。」使者具陳離鄉去裏之由、歸國立功之事，王氏方泣而信。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，溫盛禮郊迎，人士改觀。崇以舊恩，位至列卿，為商州刺史。王氏以溫貴封晉國太夫人，仲兄存於賊中為矢石所中而卒。溫致酒於母，歡甚，語及家事，謂母曰：「朱五經辛苦業儒，不登一命。今有子為節度使，無忝先人矣。」母不懌，良久，謂溫曰：「汝致身及此，信謂英特，行義未必如先人。朱二與汝同入賊軍，身死蠻僥，孤男稚女，艱食無告，汝未有恤孤之心，英特即有諸無取也。」溫垂涕謝罪，即令召諸兄子皆至汴，友寧、友倫皆立軍功，位至方鎮。

梁祖魏國夫人張氏，碭山富室女。父蓨曾為宋州刺史，溫時聞張有姿色，私心傾慕，有麗華之嘆。及溫在同州，得張於兵間，因以婦禮納之。溫以其宿款，深加敬異。張賢明有禮，溫雖虎狼其心，亦所景伏，每謀軍國計，必先延訪。或已出師，中途有所不可，

張氏一介請旋，如期而至，其信重如此。初收兗鄆，得朱瑾妻，溫告之雲：「彼既無依，寓於輜車。」張氏遣人召之，瑾妻再拜，張氏答拜泣下，謂之曰：「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，昆仲之間，以小故尋幹戈，致吾姒如此。設不幸汴州失守，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。」又泣下，乃給度為尼，張恒給其費。張既卒，繼寵者非人。乃僭號後，大縱朋淫，骨肉聚麀，帷薄荒穢，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。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，不亦賢乎！

河東李克用，其先回紇部人，世為蕃中大酋，受唐朝官職。太宗於北方沙陀磧立沙陀府以招集降戶。後克用祖朱邪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，背吐蕃歸朝。德宗於鹽州置陰山府，以執宜為都督，後遷於神武川黃花堆之別野，即今應州是也。執宜生赤心，以討徐州龐勛功賜國姓並名，號李國昌。懿宗問其先世所出，雲：「本隴西金城人，依寓吐蕃。」帝曰：「我先與汝同鄉裏。」敕令編籍鄭王房，始為雲州大同軍節度，次授鄜延、振武、代北三節度。其侄克讓為羽林將軍，其子克用最聞名，以破黃巢功為太原節度使。子存勗平梁蜀，奄有中原，追尊執宜號懿祖、國昌號獻祖、克用號太祖皇帝。太祖在妊十三月，載誕之夕，母後甚危，令族人市藥於雁門，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，擊鉦鼓，躍馬大躁，環所居三周而止。果如所教而生，是日虹光燭室，白氣充庭，井水暴溢。及能言，喜道軍旅。年十二三，能連射雙鳥，至於樹葉針鋒馬鞭皆能中之。曾於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門天王塑像，請與仆交談。天王被甲持矛，隱隱出於壁間。或所居帳內時如火聚，或有龍形，人皆異之。嘗隨獻祖征龐勛，臨陣出沒如神，號為飛虎子。眇一目，時號獨眼龍。功業磊落，不可盡述。

唐乾寧中，鳳翔李茂貞、華州韓建、邠州王行瑜擁兵協君，誅戮宰輔，焚燒宮闕。初，帝西幸鳳翔。昭宗出居石門莎城，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，三鎮大懼。是年破邠州，斬王行瑜。昭宗嘉獎倚賴，命延王丕、丹王允賚詔賜李公衣服，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，近古未有也，仍封晉王以寵之。延王才識過人，聰悟辯慧，在晉陽留宴累月，每獻酬樂作，必為晉王起舞，後為韓建所殺。

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，次河西縣。王珂於冰上構浮航，公渡浮航，馬足陷橋，李習吉從。馬軼墜河，習吉抱冰，舟人拯之獲免。王珂懼公，謂曰：「公之於吾非機橋者，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，則不吾知也。」置酒笑樂而罷。習吉，右相林甫之後，應舉不第，黃巢後遊於河東，攝榆次令。李公辟為掌記，箋檄之捷無出其右。梁祖每讀河東書檄，嘉嘆其才，顧敬翔曰：「李公計絕一隅，何幸有此人！如鄙人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，如虎之傅翼也。」其見重如此。

梁祖陷邢州，進軍攻王鎔於常山。趙之賓佐有周式者，性慷慨，有口才，謂王鎔曰：「事急矣，速決所向，式願為行人。」即出見之，梁祖曰：「王公朋附並汾，違盟爽信，弊賦已及於此，期於無舍。」式曰：「明公為唐室之桓、文，當以禮義而成霸業。王氏今降心納質，願修舊好。明公乃欲窮兵黷武，殘滅同盟，天下其謂公何」梁祖笑，引式袂謂之曰：「與公戲耳。」鎔即送牛酒幣貨數萬犒汴軍，仍令其子入質於汴，因而解圍，近代之魯仲連也。

唐昭宗以宦官怙權，驕恣難制，常有誅翦之意。宰相崔胤嫉忌尤甚。上敕胤，凡有密奏，當進囊封，勿於便殿啟奏，以是宦者不之察。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以進，求宮中陰事。天子不之悟。胤謀漸泄。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為城社，視崔胤眥裂。時因伏臘燕聚，則相向流涕，辭旨訣別。會汴人寇同、華，知崖胤之謀，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兵仗逼帝幸鳳翔。它日，崔胤與梁祖葉謀以誅閹宦，未久，禍亦及之，致族絕滅。識者歸罪於崔胤。先是，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：「滅吾族者必緇兒也。」緇兒即胤小字。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為，謂賓友曰：「助賊為虐者其崔胤乎！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。」

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，至於軍機多所弘益。先是，汴州上源驛之變，晉王憤恨，欲回軍攻之。夫人曰：「公為國討賊，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，即曲在於我，不如回師，自有朝廷可以論列。」於是班退。天復中，周德威為汴軍所敗，三軍潰散。汴軍乘我晉王危懼，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，劉夫人曰：「妾聞王欲棄城而入外藩，誰為此畫」曰：「存信輩所言。」夫人曰：「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，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，被人屠割，今復欲效之，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靼，幾遭陷害，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。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，焉能遠及北藩」晉王止行，居數日，亡散之士復集，軍城安定，夫人之力也。

王師範之鎮青州，以部將劉鄩竊據兗州。先是，汴將葛從周鎮於是邦，因出征，劉鄩將圖兗也，詐為茶商，苞苴鎧甲，大起店肆，剖巨木藏兵仗而入。竊發之日得其徒千人，據其府舍，升堂拜從周之母，仍以禮待其妻子，子弟職掌、妻孥供億如常。俄而，從周攻其城，梯幢雲合。鄩以板輿請從周母登城諭從周曰：「劉將軍待我不異於兒，新婦已下並不失所。」從周在城下歔欷，即時退舍。及青州兵敗，師範納款，梁祖遣使諭鄩，鄩曰：「臣知王公修好與梁國通盟，但臣本受王公之命，保有州城，一旦見其勢窮，擅命不顧，非盡心於所事也。仆俟王公之命俯首非晚。」至是師範諭之，方以城歸。梁祖多其義，超擢非次，官至方鎮，為梁之名將。

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，廟號昭宗，起居郎蘇楷等駁議，請改為恭靈莊閔皇帝，廟號襄宗。蘇楷者，禮部尚書蘇循之子，乾寧二年應進士。楷人才寢陋，兼無德行。昭宗惡其濫進，率先黜落，由是怨望，專幸邦國之災。其父循奸邪附會，無譽於時，故希旨苟進。梁祖識其險詖，滋不悅，時為敬翔、李振所鄙。梁祖建號，詔曰：「蘇楷、高貽休、蕭聞禮皆人才寢陋，不可塵汙班行，並停見任，放歸田裏。蘇循可令致仕。」河朔人士目蘇楷為衣冠土梟。莊宗年十一，從晉王討王行瑜，初令入覲獻捷，昭宗一見駭異之，曰：「此子有奇表。」乃撫其背曰：「我兒將來之國棟，勿忘忠孝於吾家。」乃賜瀚酒卮、翡翠盤。十三讀《春秋》，略知大義，騎射絕倫，其心豁如，采錄善言，聽納容物，殆劉聰之比也。又雲昭宗曰「此子可亞其父」，時人號曰「亞子」。

鄴王羅紹威喜文學，好儒士，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，小不稱旨，壞裂抵棄，自劈箋起草，下筆成文。又癖於七言詩，江東有羅隱，為錢鏐客，紹威申南阮之敬。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，紹威大傾慕之，乃目其所為詩集曰《偷江東》，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。

魏博富雄，列侯專地，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。羅紹威憤衙軍制己，密聞梁祖，表裏應接算殺之。楊師厚後入魏城揖出羅周翰，因而代之。師厚卒，梁以賀德倫領鎮，分其土宇，創立相貝為節鎮，減其力用。三軍作亂，脅持德倫，背梁歸晉。其狀詞雲：「屈原哀郢，本非怨望之人；樂毅辭燕，且異傾邪之行。」晉王覽狀，擁兵親臨，先數張彥脅主虐民罪而斬之，便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，環馬而行。晉王寬衣緩帶，略無猜間，眾心大服。它日，資魏博兵力稱健，竟平河南也。衙軍自羅紹威殺戮後，又迫脅賀德倫，復擁兵持趙在禮。天成初赴行在，於時又殺三千家，乃世襲兇惡也。

晉王之入魏博，梁將劉鄩先屯洹水，寂若無人。因令覘之，雲：「城上有旗幟來往。」晉王曰：「劉鄩一步一計，未可輕進。」更令審探，果縛芻為人，插旗於上，以驢負之，循堞而行，故旗幟嬰城不息。問城中羸老者，曰：「軍去已二日矣。」果趨黃澤，欲寇太原，以霖潦不克進，其計謀如是。